

屠格涅夫 著

猎人日记



I. Turgenev
A SPORTSMAN'S SKETCHES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17年英译本转译

猎 人 日 记
〔俄〕屠格涅夫著
黄 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插页 1 字数 310,000
1983年11月新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100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书号：10188·419 定价：(六)1.40元

目 录

赫尔和卡林尼基	1
叶莫来与磨坊主妇	16
草莓泉	30
地方医生	42
我的邻居雷第洛夫	53
小地主奥甫斯扬尼克夫	62
里郭甫	85
白静草原	99
美人米也恰河的卡西扬	124
帐房	148
办公房	166
狼	188
两位乡下绅士	199
列别甸	210
塔第雅娜·鲍丽索芙娜和她的侄儿	226
死	241
歌手	256
庇奥托·配绰维奇·卡拉塔耶夫	277
幽会	296
斯齐格利县的哈姆雷特	307

契尔特普—汗诺夫和尼多普士金	336
契尔特普—汗诺夫的结局	358
活尸	400
车轮的响声	416
森林与原野(代跋)	434

赫尔和卡林尼基

随便是谁，只要有机会经过鲍尔贺夫斯基县到西斯群斯基县去，很可能对奥里尔省的土著和卡鲁加省居民之间的显著差异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奥里尔的农民的身材并不高大，身体佝偻，外表显得阴沉而多疑；住在白杨木搭起的破旧小屋子里，象奴隶似地在地里工作着，没有经营任何副业的机缘，吃得好苦，穿着树皮制成的拖鞋。卡鲁加的佃农住在宽阔的松木房舍里，他长得高，显得勇敢，神情愉快，外表雅洁，经营着奶油和焦油的副业，在假日里就穿起靴子来。奥里尔省的村庄（我们现在谈的是本省的东部）总是位于一片耕地的中央，靠着一条已经变成污水池塘的水道的。除了有限的几株给过路人方便的杨柳，和两三棵瘦小的桦树之外，一俄里以内你就看不到一棵树木；小屋一间挤着一间，房顶照例铺着烂草……卡鲁加的乡村，正相反，四周总是围绕着森林的，房子安置得自然得多，端正得多，有着木板的房顶，门关得紧紧的，篱笆既未倒塌也没有东倒西歪；没有留下让过往的猪儿钻进来的破洞……而对一个猎人说来，卡鲁加省也是要比较好得多的。在奥里尔省，再过五年，树木与灌木丛的遗迹就会不复存在，也没有剩下任何沼地的踪迹；在卡鲁加正好相反，沼地和森林是几十俄里几百俄里地扩展开去，同时那种可爱的鸟儿、松鸡，这里也还不少见；平易近人的大沙雏这里也有的是，翅子拍得异常响亮的鹧鸪在它们突然起飞的当口，往

往会使猎人和他的狗受惊而又高兴起来。

在到西斯群斯基县去行猎的路上，在野地里我遇见并且认识了一个叫泡鲁提金的卡鲁加省的小地主。他是一个热心的猎人；因此，他也就成了一个出色的人物。自然，他也有一些缺点的；举例来说，他向省里每一个未婚、有钱的小姐都求过爱，等到他被拒绝了，连门都不许上、人也不许见了以后，伤透了心的他就向所有的朋友与相识者倾吐他的忧愁，同时还一直不断地把他家园子里出产的酸桃子和别的果子向小姐的亲眷们大批地送礼，他喜欢一次次地重复述说着同样的一桩故事，而这个，不管泡鲁提金先生会感到多大的兴趣，在旁人当然是不会引起任何趣味的，他赞扬阿金姆·纳西磨甫的作品和小说《比娜》；他口吃，他管他的狗叫“天文家”；说起“阿达那柯（然而）”的时候，永远变成了“阿达那契”；他在家建立了一套法国派的烹饪方式，照他的厨子所说，那秘诀就是把每一样菜的原味都整个地变换过来；在“艺术家”的手里，肉得做成鱼的味道，鱼就得变成蘑菇，通心粉成了火药；为了完成这样的计划，就连一块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是不等边四边形也是不能往汤里放的。不过，除了这些有限而细微的缺陷之外，泡鲁提金先生，象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是一个出色的人物。

我刚认识泡鲁提金先生的那一天，他就邀我当夜在他家里留宿。

“到我家还有五俄里路，”他又说，“路不近呢；我们还是先到赫尔那里去吧。”（读者千万要原谅我在这里省略了他的口吃。）

“赫尔是哪一个？”

“是我的一个庄户。他离开这里很近。”

我们就朝着他那里走去。赫尔的那所孤零零的房子就矗立

在森林中间一块开辟得很整齐的空地上。这所房子包括了几间松木屋，四周围着厚木板的栅栏；正房前面有一条走廊，是用细长的柱子架起来的。我们走了进去。我们遇见了一个二十岁的年青小伙子，人长得高而漂亮。

——“斐迪亚！赫尔在家吗？”泡鲁提金先生问他。

“不在。赫尔进城去了，”那个小伙子回答，笑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把小马车给您驾起来吧？”

“是的，我的孩子，就是那辆小马车。再给我们带点淡啤酒来。”

我们走进了屋子。干净的木墙上一张廉价刺眼的画片都没有贴；墙角里，在笨重的镶银框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油灯；菩提木的桌子刚刚刨过擦光；梁木中间和窗棂的裂缝里没有好动的普鲁士甲虫跑来跑去，也没有隐伏着阴郁的蟑螂。那个年青小伙子很快就又回来了，带来了一大白壶上好淡啤酒和装在木盘里的一大块小麦面包跟一打咸胡瓜。他把这些食物都放在桌子上，然后就背靠着门带着笑脸向我们望着。还没等我们吃好饭，车轮的声音已经在门口响起来了。我们就走了出去。一个满头鬈发、双颊殷红、十五岁的孩子坐在马车上面驾车，正在吃力地扯着一匹喂得肥肥的斑马。围着马车站着六个小胖子，彼此十分相象，和斐迪亚也长得差不多。

“这全是赫尔的孩子！”泡鲁提金说。

“这一批全是赫尔克（即野猫），”跟在我们后面走到台阶上的斐迪亚插进来说：“可是这还不齐呢；鲍泰浦在树林里，希特跟着老赫尔进城去了。留心啊，瓦西亚，”他朝着车夫又接下去说：“赶得象风一样快；你现在是替老爷们赶车呢。过路沟的时候要留心，慢着点；别翻了车把老爷们弄得翻肠倒肚的！”

另外几个赫尔克听了斐迪亚的俏皮话都笑了。“把天文家抱进来！”泡鲁提金先生庄严地说。斐迪亚并非毫无兴趣地把狗举了起来，它是带着一种勉强的笑容的，举到半空里，然后才将它安置在马车底层。瓦西亚赶起了马。我们就离开了这里。“我的事务所就在这儿，”泡鲁提金先生突然向我说，一面指着一座很小的房子。“我们要不要进去？”“好吧。”“已经关掉了，”他说着就走了进去；“可是，还是值得看一下的。”事务所一起包括了两间空房子。看房子的，一个独眼的老人，从后院跑了出来。“你好，敏聂奇，”泡鲁提金先生说；“给我们弄点水来。”独眼老人离开了，马上就带回来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尝一尝，”泡鲁提金向我说；“这是出色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老人深深地鞠着躬。“来吧，我看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我的新朋友说。“就在这个事务所里，我卖给商人艾里略夫四亩森林，卖了挺好的价钱。”我们在马车上坐下来，半小时以后，我们进入了庄园的庭院。

“请告诉我，”晚餐的时候我问泡鲁提金；“为什么赫尔不和你其余的庄户住在一起？”

“嗯，就是为了这个嘛；他是个机伶的庄户。二十五年以前他的屋子被烧掉了；于是他就来找先父说：‘尼古拉·考资米奇，’他说，‘答应我住在你的森林里的沼泽旁边。我会出你很高的租金的。’‘可是你为什么要住在沼泽旁边呢？’‘嗯，我要嘛；只要，您老，尼古拉·考资米奇，慈悲一下别再派我干活，而照您的意思定下一个租金的数目来。’‘五十卢布一年！’‘就是这样。’‘可是我不许有拖欠的，留神！’‘当然，不欠帐；’于是他就住在沼泽旁边了。从此以后，他们就管他叫赫尔（就是说野猫）。”

“嗯，后来他有没有阔了起来呢？”我问。

“是啊，他是阔起来了。现在他就付我整整一百的租金，我

还想再加租呢，我敢说。我不止一次地跟他说过，‘赎回你的自由去吧，赫尔；来吧，赎回你的自由去吧！……’可是他说，这个流氓，他办不到；没有钱，他说……就好象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第二天，我们刚吃完早茶，就又出发打猎去了。正在我们的车子经过村子的时候，泡鲁提金先生叫车夫在一座矮小的房子前面停下来，大声地喊，“卡林尼基！”“来啦，您老，来啦，”院子里有了回音，“我在穿鞋呢。”我们继续慢慢地驾车过去，在村外，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追上了我们。他又高又瘦，有一个挺直的小脑袋。这就是卡林尼基。他的愉快的黑黑的脸上，有些细麻子，让我第一眼看上去就觉得喜欢。卡林尼基（我后来才知道的）每天随他的主人出去打猎，替他背着袋子，有时连他的枪也背着，留心着可以找到猎物的地方，打水，搭小房子，采集草莓，在四轮马车后面跟着跑，泡鲁提金先生离了他是一步都不能动的。卡林尼基是有着最愉快最温和性格的那种人；他常常自己低声地哼着，随随便便地向四周望着。他说话时带一点鼻音，他的淡蓝的眼珠里透着笑意，他还有一种用手扯自己稀疏的三角胡须的习惯。他走路并不快，可是步子挺大，轻轻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这一天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谈话，伺候我也并不显得怎样过分的殷勤，可是对他的主人他就象看护小孩似的那么招呼着。每逢中午难以忍受的炎暑逼着我们不得不找阴凉地方的时候，他就领我们到森林中心他的蜂场上去。卡林尼基为我们打开了小草屋的门，草屋的四周挂着一把把散发着香味的干草。他让我们舒服地坐在干草上面，然后就在头上套上了一种网状的罩子，拿着一把刀，一只小盆子，还有一根燃烧着的木棒，到蜂房里去替我们割蜜。我们吃完了热热的透明的蜂蜜，再喝上一口泉水，然后就在蜜蜂

单调的嗡嗡声与树叶子簌簌的响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吹醒了我……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卡林尼基：他正坐在半开着门的门限上，拿他的刀雕着一把匙子。我向他的脸上注视着欣赏了好半天，那就象黄昏的天色似的柔和而明朗。泡鲁提金先生也醒来了。我们并没有马上起来。在我们走了很多路和一场好睡以后，躺在干草上一动不动才真觉得舒服；我们身上觉着非常疲倦，我们的脸上微微地发热，我们的眼睛在一种惺忪的倦怠中间闭拢着。我们终于起身了，又出去闲逛，一直逛到傍晚。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又开始谈起赫尔与卡林尼基来了。“卡林尼基是个好庄户人，”泡鲁提金先生告诉我，“他是个听话又顶用的庄户人；他捞不着好好地种他的地；我总是把他从地里叫走。他每天跟我出去打猎……你可以想象他的地会种得怎样了。”

我同意了他的话，我们就上床安歇了。

第二天泡鲁提金先生为了和他的邻人比却哥夫办点交涉不得不进城一趟。这位邻居比却哥夫耕种的时候侵越了一些泡鲁提金的地，同时就在这块地里还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出去打猎了，在黄昏以前又走到赫尔家去。在小屋的门口我遇见了一个老人——秃头，矮小，宽肩膀，长得结实，——就是赫尔本人。我带着好奇心向这个人望着。他的面庞看了是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的；他们有着相同的高高突出的前额，同样的小眼睛，同样的狮鼻。我们一起走进小屋。还是那个斐迪亚给我拿了些牛奶和黑面包来。赫尔在一只凳子上坐了下来，一面非常安静地抚摩着他卷曲的胡须，一面跟我谈起天来。看起来他好象很了解自己的身分；说话和动作都很迟缓；不时从他的长胡子里传出格格的笑声来。

我们谈到了播种，收割，农民的生活……他好象处处都同意

我的见解；事后我才感到有点尴尬，觉得我是说了很多愚蠢的话了……这样我们的谈话是进行得有些奇特的。赫尔，无疑地是为了谨慎，就常常显得异常难以捉摸……这里就是我们谈话中间的一个例子。

“告诉我，赫尔，”我向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可是我又为什么要赎身呢？现在我很了解我的主人，也能按期缴租……我们是有着一个挺不错的主人呢。”

“自由了总是比较好的，”我说。赫尔怀疑地向我望了一眼。

“当然喽，”他说。

“那么就是了，你为什么不赎回你的自由来呢？”

赫尔摇摇头。“你要我拿什么来赎回自由，老爷？”

“唉，算了吧，老头儿！”

“如果赫尔又回到了自由人当中去，”他用一种低沉的调子继续说下去，就好象是自言自语似的，“每一个不留胡子的人都要比赫尔强的。”

“那么就把你的胡子剃掉。”

“胡子又算是什么？胡子还不就是草：一个人是可以割掉它的。”

“好了，怎么样呢？”

“可是赫尔马上就要做生意人了；而生意人是过得挺舒服的，他们也都留胡子的。”

“怎么，你也做点小生意吗？”我问他。

“我们是做点子生意，经营一点点奶油，也经营一点点焦油……老爷要把车子准备起来吗？”

“你实在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你的舌头上简直就象紧紧地套着缰绳似的，”我自己这样想。“不，”我大声地说，“我不要车子；明天我想在你家附近走走，如果你愿意的话，晚上我想就睡在你的草房里。”

“非常欢迎您来住。可是您在草房里住得舒服吗？我就叫女人们替您铺张床单，放只枕头……嗨，姑娘们！”他喊着，站了起来；“这儿，姑娘们！……还有你，斐迪亚，跟她们一起去。女人们，你知道，都是些愚蠢的家伙。”

一刻钟以后斐迪亚端着一盏灯带着我到草房里去。我一下就躺倒在发着香气的干草上；我的猎狗蜷曲着睡在我的脚边；斐迪亚向我道了晚安，门吱的一响就砰的关上了。过了好半天我还睡不着。一条母牛走到门口来了，使劲地哼了两声；猎狗神气十足地对它叫了两下；一只猪走过去，凄苦地哼着；近处有一匹马开始咬嚼干草，鼻子里喷着气……最后我终于睡着了。

太阳刚出，斐迪亚就叫醒了我。这个精神健旺的年青人很引我喜欢；同时，就我的观察所得，老赫尔也最喜欢他。他们常常彼此非常善意地互相打趣。老头儿来看我了。不知是为了我在他家过了一夜还是别的，赫尔分明比上一天待我亲切得多了。

“茶炊已经准备好了，”他向我笑了笑说；“我们喝茶去吧。”

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一个强健的农妇，他的一个儿媳，拿进来一罐牛奶。他的那些儿子，一个跟一个地走了进来。

“你这一帮小伙子可真不错！”我跟这老头儿说。

“是啊，”他说，用牙咬开了一小块糖；“我和我的老伴真该没有什么说的了。”

“他们都和你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自己要这样的，于是他们就都住在这儿。”

“他们都结婚了吗？”

“就这个还没结婚，这个顽皮的家伙！”他指着那个照着老样子靠在门上的斐迪亚说：“瓦西卡，他年纪还太小；可以等等再说。”

“我又为什么要结婚呢？”斐迪亚回了嘴，“我照现在这个样子过得挺好的。我要老婆干什么？跟她吵嘴吗，呃？”

“那么是啦，你……啊，我明白你的！你戴着个银戒指呢……你总想跟在老爷家的那些丫头们后头……‘算了吧，好不要脸！’”老头儿学着那些丫头的调子接下去说。“啊，我明白你的，你这个好吃懒做的东西！”

“可是乡下女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乡下女人——是能劳动的，”赫尔严肃地说，“她就等于一个庄稼汉的佣人。”

“可是我又要个能劳动的干吗呢？”

“我敢说，你是想吃栗子可是要人家从火里替你抓的那种人，我才明白你的心思呢。”

“好啦，那么给我说亲吧。喂，怎么又不说话啦？”

“哎，够了，够了，没规矩的！你瞧我们把老爷都给吵烦了。我会给你娶媳妇的，没错儿……您哪，老爷，别跟他生气；您瞧，他只不过是孩子，他还不懂事呢。”

斐迪亚摇了摇头。

“赫尔在家吗？”这调子很熟，说着卡林尼基手里拿着一把野草莓走进来了，这是替他的朋友赫尔采了来的。老头子对他热烈地招呼着。我奇怪地看着卡林尼基。我承认，对于一个乡下

人我是没有期待他能懂得这份殷勤的。

那一天我出去打猎比平常晚了四小时，随后三天我就都是在赫尔家里过的。我的新朋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对我信任起来的，可是他们开始跟我没有拘束地谈话了。这两位朋友毫不相象。赫尔是个正面的实际的人，很会经营，是一个唯理主义者；卡林尼基，相反，却是充满了理想与梦幻的，是热情的传奇中的人物。赫尔很懂得现实——就是说，他看着未来，积蓄着一点钱，跟主人和官府都搞得很好；卡林尼基穿着树皮鞋子，过着十分勉强的日子。赫尔支持着一个大家庭，它是又驯顺又和睦；卡林尼基一度曾经有过一个老婆，他对她还是相当的畏惧的，可是他却没有小孩。赫尔对泡鲁提金先生有着一种非常苛刻的看法；卡林尼基则非常尊敬他的主人。赫尔喜欢卡林尼基，处处关照他护着他；卡林尼基也喜欢并且尊敬赫尔。赫尔的话很少，总是笑嘻嘻的，一个人转着念头；卡林尼基却一直热情地说着话，虽然他不象一个聪明的工人那样的能说会道。不过卡林尼基有着天赋的本领就连赫尔也是加以承认的；他能使用法术医治出血、痉挛、疯症和肠虫病；他养的蜂儿一向工作得很好；他的手灵巧得很。赫尔当着我的面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请他将新买来的一匹马领到马房里去，卡林尼基就十二分小心地执行了这位疑心病老头的要求。卡林尼基与大自然有比较更接近的联系；赫尔则更关心人与社会。卡林尼基不喜欢辩论，盲目地相信着一切事物；赫尔对于人生的看法则几乎达到了一种玩世的程度。他看得多，也经历得多了，我就从他那儿学会了不少东西。举个例，他告诉我每年在收割之前就会有一辆小小的挺奇怪的小马车到村里来。在这辆小马车里坐着一个穿长大衣的人，他是卖长柄镰刀的。如果付现款的话，他讨价一卢布零二十

五戈比——合一个半卢布票子；如果记帐的话，他就要四卢布。所有的乡下人，当然，都从他那儿赊镰刀。两三星期之后他就又来要帐了。乡下人这时刚收下燕麦，当然是能付钱的；他就跟商人上酒店去，在那里把帐目结清了。有些地主有着这样的念头，用现款买进大镰刀来，用原价赊给农民；不过农民对这个好象并不满意，甚至觉着很不高兴；因为这么一来，农人们就被剥夺了这样的乐趣，敲敲大镰刀，听听铁环的响声，摆在手里颠来颠去，对狡猾的城里商人说上个二十来遍，“呃，老朋友，拿这种大镰刀你可骗不了我！”小镰刀的交易也同样地是这样一套鬼花样，只不过有这么点小分别，现在女人们也夹在里面了，而她们有时候——自然是为了她们自己的利益——就逼得商人不得不打她们一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们就受罪受大了。负责供应造纸厂原料的人为了收购烂布雇佣了一批特殊的人物，有些地方就管他们叫“鹰”。就是这种“鹰”，从商人那儿领来了二百卢布纸币，就出发搜寻他的猎物去了。可是，跟他所由此得名的那种高贵的鸟两样，他并不公开地勇敢地俯冲下来攫取；大大两样；这种“鹰”是要靠欺诈狡猾成事的。他在靠近村庄的树林里下车，一个人走到人家后院后门里来，好象偶然经过似的，或者简直就象一个流浪者。女人们一发现他的踪迹就偷偷地出来了。讨价还价很快地就宣告结束。为了几个铜板一个女人就不只把她所有无用的烂布给了他，并且常常把丈夫的衬衫、自己的裙子也送掉了。到后来，女人们就会这样想，偷自己的东西也是合算的了，连麻也照样偷出来卖掉——这在“鹰”们的营业说来，倒是一种大大的进步与扩展！为了对付这种情况，乡下人到底也变得机伶多了，只要有一点小小的疑点，不管从多远传来关于“鹰”们要到的谣言，他们马上就有了正确而敏捷的对策。同时，到底，这难

道不是丢人的吗？卖麻是男人们的事——同时他们是真正要卖掉的——可并不在城里交易（那样他们就不得不自己把货色运了去），而是卖给下乡收货的贩子，这种人因为没有秤，就把四十把算一普特——你知道，俄国人的手是怎样的，它可以抓多少东西，特别是当他“特别卖力”的当口！由于我缺乏经验，又不是“乡下长大的”（奥里尔的人们是这样说的），我听了不少这样的描述。不过赫尔倒并不永远说这一套；他也常常问我很多问题的。他听说我在外国住过，这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卡林尼基的好奇心倒也不下于他；可是他比较喜欢听关于大自然，山川，瀑布，奇异的建筑与大城市的形容；赫尔则是喜欢关于政府与行政这一类的问题。他有条不紊地一条条问下去。“那么，他们的情形跟我们的完全一样吗，还是有什么分别？……来，告诉我，老爷，是怎么回事？”“啊，老爷，这就对了！”卡林尼基在我讲述我的故事的时候就会这样喊出来；赫尔是不说话的，只是皱着他的浓密的双眉，不时插进来说这么两句，“在我们说来那可不行；虽然这到底是件好事——这是对的。”他提的那些问题我不可能一个个都讲给你听，而这也是不必要的；不过从我们的谈话中间我带回来一个信念，这是我的读者一定预料不到的……结论是说，彼得大帝是一个优秀的、完整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特别是在他的革新工作上。俄罗斯人是如此地信赖着自己的坚强与力量，他永远不在乎使自己受最严重的考验；他对过去很少兴趣，勇敢地注视着未来。只要是好的他都喜爱，合理的他都同意，至于这一切的根源他就不管了。他的灵敏的智慧常常喜欢对德国人的浅薄理论加以嘲讽；可是，赫尔却这么说，“德国人是精细的，”他是预备向他们学点东西的。多亏他的特殊的地位和自由的身分，赫尔告诉了我很多东西，而这是你从任何人那里都问不

出来——或者照农人的说法，用磨也磨不出来的。他，事实上，是了解他自己的地位的。跟赫尔谈话，在我说是第一次听到俄国农人的简洁而聪明的谈话。他的常识，照他自己的想法，是够渊博的；可是他不识字，不过卡林尼基却认识。“那个饭桶上过学，”赫尔说，“他的蜜蜂在冬天也从死亡的。”“可是你的孩子已经念书了吗？”赫尔沉默了一下。“斐迪亚认识字。”“别的呢？”“别的不识字。”“为什么呢？”这个老头儿没有回答，把话头岔开了。虽然象他那样敏感，他还是有不少偏见和怪念头的。举个例子，他从心底里轻视女人，而在他高兴的时候，他就对女人说上两句俏皮话作为消遣。他的老婆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老太婆，整天睡在暖炉上，嘴里不住叽咕地骂人，她的孩子们根本就不理她，可是她却使她的媳妇象敬畏上帝那样的怕她。这位婆婆含有深意地唱着这样的俄国小调：“你这算是我的什么儿子！你只管的是什么家！你不打你的老婆，你不打你的小媳妇。”……有一次我想替媳妇说情，企图引起赫尔的同情心；可是他却冷冷地对我说，“我又为什么要管这种……闲事；让娘儿们自己吵去吧……要是把她们劝开来，那就只有更糟……而这是不值得沾手的。”有时候这个阴毒的老太婆从暖炉上爬下来把狗从干草堆上叫出来，喊着，“这儿，这儿，狗子，”说着就用火钳打它的瘦脊梁，要不她就站在走廊上对每一个走过的人“叫骂”，如赫尔所形容。不过，她还是怕她的丈夫的，只要他一声令下，就乖乖地回到暖炉上去。提到泡鲁提金先生时，赫尔和卡林尼基的辩论听起来是特别有趣的。

“唉，赫尔，别再提他啦，”卡林尼基会这样说。“可是为什么不替你订双靴子？”赫尔回了口。“呃？靴子！……我要靴子干吗？我是个庄户人。”“是啊，我也是庄户人哪，可是你瞧！”说着